

# 《红楼梦》与梦之蓝

□王春鸣

## 花边系马

据说《红楼梦》曾有很多其他的名字,《情僧录》《风月宝鉴》《金陵十二钗》《石头记》……我感觉《石头记》最好,乾隆年间,这个书名确实也一度 and 红楼梦同时传抄,直到18世纪末程高刻本(程伟元、高鹗刊刻一百二十回本)出来后才被取代。倒也不是说它应了宝玉的身世,而是听说曹雪芹晚年落魄后,卖画养家,其画又以石头为佳。有人在《题芹圃画石》中说:“傲骨如君世已奇,嶙峋更见此支离。醉余奋扫如椽笔,写出胸中块垒时。”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正面刚的文人,且能把胸中不平之气化为实质,不像我们这些现世的中年人,渐渐地被岁月磋磨成一坨土豆泥。所以我更喜欢《石头记》。

但是吧,从十来岁开始,一遍一遍地读《红楼梦》,在几十年后某一次掩卷的时候,忽然发现,还是红楼梦好啊!普通的、落到实处的标题缺少驾驭力和概括力,更适合平庸的作品。而红楼梦多好啊,梦从来都是由实生虚,不着边际。“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”,而红楼,大概既是宝玉的怡红院,亦是雪芹的悼红轩;是白居易诗里“红楼富家女,金缕绣罗襦”的高门大户,也是微微雪影里,那消失

在鸿蒙大空的一袭大红猩猩毡斗篷。

《红楼梦》有不少传抄本,甲辰本的序言里,续作者高鹗说:“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,故是书以梦名也。夫梦曰红楼,乃巨室大家儿女之情,事有真,不真耳。红楼富女,诗证香山;幻悟庄周,梦归蝴蝶……”这也不算曲解曹雪芹的意思,毕竟第五回的回目“贾宝玉神游太虚境,警幻仙曲演红楼梦”已经告诉我们这书是演了一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。

梦是一个不及物的虚词,与指涉多多、错彩镂金的名词“红楼”一搭,充满了艺术感。梦谁都会做,所以不太稀奇。我们还会对不切实际的人说:“洗洗睡吧,梦里什么都有。”即使没有红楼,身处琐碎低落的生活里,梦,也几乎萦绕了每个夜晚。那么这世间万物,什么跟“梦”最相宜呢?我听了德彪西的梦幻曲又听舒伯特的梦幻曲,发现好的音乐,都像红楼梦三字一样,充盈着衰减后的繁复,凋落前的葳蕤。但是旋律和梦境一样不可捉摸,它们都是抽象的。

对凡人来说,最接近梦的本质的,是酒,只能是酒。二月里在西双版纳的曼贺纳村,我看寨子里的人做苞谷酒,看了几个小时,成堆的黄玉米粒,通过一道道工序,酿成一滴滴水酒,酒水饮下后,则化作醺醺然之气,令人手舞足蹈,身体轻盈,灵魂出窍。所以我们江

酒和梦有时候是同一个词,是烈性的,又是雍软的,它们没有核心也没有边框,碰到什么都会变形。

苏有一种烧酒,直接以“梦”为名。

很久以前我在小镇超市的货架上看到52度的海之蓝,就被这个名字惊艳了。辽远而蔚蓝的海,喝下去是何等的烧灼心肠啊。然后发现再贵一等的叫作天之蓝,有道理的,天果然比海还要开阔缥缈。

我请朋友吃饭,喝的五粮液,这个名字很俗气了,就相当于金陵十二钗。他们醉了以后点评:“川酒不好喝,川酒辣,还是我们江苏的酒好,绵柔……”什么酒呢?梦之蓝。梦从来不及物,蓝是所有的颜色里最好的一种,透明又深沉,之,又是一个诗性的文言虚词,把“蓝蓝的梦”变成了非常古雅的短语。所以,这一款酒肯定比海之蓝天之蓝还要贵,因为它更美妙。

我曾把打火机凑近一只酒杯,杯中的梦之蓝一惊,立刻燃烧起来,然后熄灭。如果你没有点燃它,而是一口闷下去,那些火苗会在你四肢百骸里窜动,苏东坡说,酒酣胸胆尚开张,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感觉,如梦的液体会让人瞬间腾起火苗,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,胸怀也会更加开阔。然而,多少度的酒才配得上开阔的梦想:挽雕弓,射天狼!

酒和梦有时候是同一个词,是烈性的,又是雍软的,它们没有核心也没有边框,碰到什么都会变形,无论欢喜忧愁,无论躺平卷起。

想起一部很喜欢的电影《沙丘》,虽然没看懂,里面有一句台词却过耳不忘:“梦能创造故事,但是醒来后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世界。”



## 梦里故乡

徐松山撰

# 心中最温暖的记忆

——德沃夏克《母亲教我的歌》赏析  
□木 火

## 四季乐韵

五月的风,伴着一首小提琴曲拂过心田,瞬间被打动了——熟悉的旋律缠绕在我的耳边,却荡漾起一股难言的忧伤,直逼心灵。那是德沃夏克的《母亲教我的歌》,以前聆听美声版没有察觉到这么深的情感,是不是有些美好的情感没来得及细细体会而从平淡的日子里溜走了?

“当我童年的时候/母亲教我唱啊唱/在她慈爱的眼里/音乐闪成泪花/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/唱这首动人的歌曲/我那辛酸的眼泪/滴滴落在我这憔悴的脸上……”这是波西米亚抒情诗人阿多尔夫·海杜克的诗篇。1880年,39岁的德沃夏克选了这首诗创作了歌曲《母亲教我的歌》,为歌曲集《吉卜赛之歌》(共8首)中的第四首,后被改编为小提琴、大提琴等器乐独奏曲及管弦乐曲、合唱曲等形式。作为一个波西米亚人,德沃夏克融合了民族文化的精髓,融入了吉卜赛人的达

观与自由,创作出了《吉卜赛之歌》,铸就了自己艺术歌曲创作的顶峰,他由此成为“波西米亚的舒伯特”。

聆听那琴弦上轻轻流动的旋律,温柔摇曳,似煦风拂过心灵,句尾的切分节奏和大跳音程更是增强了情感的起伏,流露出一缕深深的眷恋。当这一抒情的旋律再现时,前两句增加了一些装饰变化,随即发展形成全曲的高潮,一腔柔情流淌而出,但没有让伤感泛滥开来,怀念母亲,在哭泣的边缘!一个深情的回眸,照亮往昔的愁思,也照亮前行的路。

女高音演唱《母亲教我的歌》,情感更丰富些。有的饱经沧桑,穿越了时光的隧道,鲜活了你的记忆,如安琪丽斯;有的荡气回肠,激起一片悠远的思念,飞升在纯净的天堂,如夏洛特;有的沉静如落叶,飘舞在秋阳下,泛起最后的光彩,如弗·冯·斯塔德。

母亲教我的歌,总会勾起一丝温暖的记忆。记得是我师专即将毕业时,走上讲台第一回当老师,还是实习老师。那位初二女生,常常是沉默的,坐在第二排,离讲台很近,可大家都不太注意她。确切地说她还是孩子,是从农村里来的带着朴素的乡野气息的孩子,像田边默默地沐浴阳光的一株幼苗,偶尔随风轻语。

让我注意到她是在实习快要结束时,我决定举办一次文艺晚会,点点将准备一些节目。她却主动要求唱一首歌:《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》。我怕她唱得不好,那天放学后陪在教室里听她唱,做一提示。或许不见了其他同学,她便大胆地唱了起来。出乎我的意料,她唱得很美,虽然有些发音不是很准,节奏也控制得不是太好,但那纯朴的不加修饰的嗓音,以及那种自由而快乐歌唱的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。那是一首老歌,我惊奇她是怎么学会的。“是妈妈教我的!”她的语气里含着一种无以比拟的喜悦,脸上也绽开了笑容,仿佛在诉说一种骄傲。那会是一段多么美丽的记忆呢!流淌着妈妈教唱的一首歌。我完全可以想象她还是个小小女孩,总在屋子里淘气,她母亲正忙着做针线

活,边做边唱着那首歌,她便开始端坐起来,入神地听,入神地唱……

那个女孩终于在晚会上美丽地唱起了那首歌,尤其是她的表情,自信而骄傲。“老师,那首歌你唱得真好听。”过后,她欣喜地对我说。我没有问究竟是老师唱得好听,还是她妈妈的歌好听。但漫长的人生里,她一定会想起妈妈教过那首歌,使她的童年多了份美丽;她也会想起自己幸福地唱起妈妈教过的歌,对着同学,对着老师……

因了这个女孩,我想起童年里父母的歌声。那是在宁静的夏夜,吃过晚饭,躺在里屋,听着父亲从外屋里传来美妙的歌声:“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,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,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,晚上回来鱼满舱。”父亲是在快乐地洗碗做家务,一会儿走过来,一句一句教我唱那首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两人嘹亮的歌声飘满了乡野的小屋,静夜里摇荡着童年的梦。那是我最早学会的一首歌,也是关于音乐最初的美好记忆——歌声里的洪湖水拍打着细浪,轻抚一颗欢乐的童心。炎炎夏日的一个中午,爸爸不在家,我又起了兴致,耐心地“教”妈妈唱那首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妈总说自己唱不好,却还是认真地和我一起唱……那又是我最初的骄傲。

母亲教我的歌,总会深藏在我们的心底,偶尔飘过耳熟的乐句,顿时想起那时那地那情那景……蓦然发现,那首歌早已定格在了那幅遥远却清晰的画面,那段熟悉的旋律便是画面上的清泉,婉转地流淌着清澈而温馨的记忆。

工作后的某天,逛商场的我被一个场景悄然打动,写下了几行诗:母亲,小城的商厦里/我从一个柜台/游览到另一个柜台/如从一个村庄/来到了另一个村庄/电器柜台前,我停住了/听一首熟悉且动听的歌曲/屏幕上的风景属于乡村/有大河,有桑园/画外是清纯的童声合唱/我身边,也有一个男孩/用他稚嫩的嗓音轻轻地唱/男孩牵着母亲的手/唱“家乡的草原开满花”/唱“夜夜想起妈妈的话”/那夜,我想——/那就是“母亲教我的歌”吧!

聆听德沃夏克的《母亲教我的歌》,尤其是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,你的耳畔回响起了哪首感人的歌曲?



我喜欢有所克制的热情和脱离情感绑架的自在。

# 到灯塔去

□江 徐

## 坐看苍苔

这是借用伍尔夫的书名,但那天的确有走到灯塔去。

那天,当我走进那片草坪,心里几乎有些得意。后海没有把姐姐带来,它还从来没有在这么柔软、这么干净、这么浩荡无边的草地上撒过欢呢。

站在海上明珠地产的露台,倚栏眺望,视野足够开阔。一湾流水,二丛蒹葭,不时三四只飞鸟无声掠过。流水另一边,也是空旷无人的草坪。灯塔站在那片草坪的起伏处。塔下,稀疏几棵树,是新栽的广玉兰,小如草芥,真是野旷天低树。灯塔后面就是长江。因为是阴天,加上这里属于长江入海口,呆看半晌也没有一只航船。失去阳光照耀的江面像电影放映前的屏幕,安静地垂挂在我面前。

那灯塔到底有多高?里面会有什么吗?我走下露台,穿过草坪、长桥,往灯塔走去。路过起伏的土坡,上面一小片油菜花田,黄花星星点点。一棵松树独立旷野。

“灯塔,是茫茫黑暗中的一个已知点。”迎接我的,是灯塔外墙上的这句名言,来自詹妮特·温特森的小说《守望灯塔》。碎砖铺成的小路通向敞开的门,还有段距离时,我就听到歌声,仿佛塔里有人,二三知己正坐在沙发上,聆听寻味的老唱片。房间是民国格调的房间。我走到门口,一人以笑相迎,彼此不曾谋面,却有天然亲切感。我喜欢有所克制的热情和脱离情感绑架的自在。

呵呵,当然没有人,这里是世界安静的一隅,这里是:海角电台。一进门就看到墙上两排发光字:认清生活的真相,并继续保持热爱。空间虽狭小,角角落落却都体现着布置者的用心。因为小,更显得温馨。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桌上的台灯的确是民

那三天里,竟生出如此慢节奏无波澜没想法的生活,只会让自己加速老去的感觉。

# 想当然的故事

□杨 譔



曾经读到过一个“李泽厚想当然”的故事,是否是李泽厚先生自己所写已经记不清了。文章中所记的事情大体是这样的:李泽厚从国外回来,把地方政府接待他,根据他的愿望,地方安排到一座风景优美的山里小住。主事者考虑到美学家有可能独居寂寞,又“安排”了一位与他颇为相投的学者相陪。他们住的那个地方,没有电视,没有电话,旁边也无居民,要是没有代步工具,想走出去也很困难。李泽厚刚来到这个“与世隔绝”的地方时非常兴奋,认为这是一个极理想的美学境界,自己可以在此苦思冥想,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开始三天还好,很快,蚊虫叮咬等烦恼以及信息、思想与外界交流的中断让他终于无法忍受……

人是群居的“动物”,思想越是富足的人,与外部交流也会越密切和频繁,像流水、户枢,又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。特别是李泽厚这样的美学家,他的独立与宁静,不是孤立和绝缘,是他与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,他像一台超高速运转的计算机,不停地对外部信息进行万里挑一式的筛选,所以一旦信息源中断,他便比其他人更难以承受。

今年清明节回老家三天,妻每天薅花弄草,小狗在一旁欢蹦乱跳,我则择菜、做饭,看几页书,练几笔字,或者站在廊檐下享受一下吹面不寒的杨柳风,看桃花红梨花白远处金黄的是油菜。原先一直以为,安闲的田园生活是我一直所向往的,但那三天里,竟生出如此慢节奏无波澜没想法的生活,只会让自己

国风,翡翠绿的灯罩,流苏似的开关线。台灯旁,摆放着一架木质台历,小而别致,上面显示:3月4日,火。

我在桌前坐下来。左手边,一具小书架,目光从书脊上逐一拂过——小王子、在西伯利亚深林中、但愿有一天你会懂、忽远忽近、邂逅小时光钢琴旅行志,单单这些书名,就很契合有意愿坐在此处的过客的心境啊,谢谢布置者的用心与好品味。我抽出几米的绘本,因为看到“几米”就想起他的那句话:没有烦心事,静静地走一段路,就是幸福。当年对这句话一读倾心。如今想来,烦心事总归难免,若能静静地走一段路,就是一种休息,一种消解,一种快乐。而眼前,我随手翻开他的绘本,映入眼帘的,是占据整个页面的幽蓝星空,星空中写着:但愿他可以找到生存之道啊!这句话,难道不也是对每一个有缘来到这里,有缘抽到这本书,又有缘翻到这一页的匆匆过客所言的吗?一切的一切,冥冥之中自有因缘。

门外,不远处就是长江,能看清江面微微绵绵。我不要看什么书,也不想想什么问题,在这样的门口坐一坐,就很好。或者趴在桌上睡一觉,像上学时候趴在桌上午睡那样。电台中的说唱歌手在问:这个世界无限大,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吗?

沿着螺旋形的楼梯拾级而上,我便钻入海螺壳的尖尖儿上,也就是灯塔最高处,这里藏有海角电台的灵魂——电脑、耳麦、话筒、供阅读的书。有那么晃神的一瞬,我以为我可以、也非常想通过这部电台,发送几句话,给某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,也发给生活在另一时空的亲人,说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,说一说这些些年,自己过得怎样。然而我只能倚在海螺壳尖尖的窗口,眺望江水悠悠,听一会儿电台正播放的老情歌。2022年3月4日这一天,这里属于一个人的海角。

写这些文字时,我将那天在灯塔拍的照片逐一翻阅。看到那盏台灯,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——当时怎么没想到拉一下开关线,看看它到底亮不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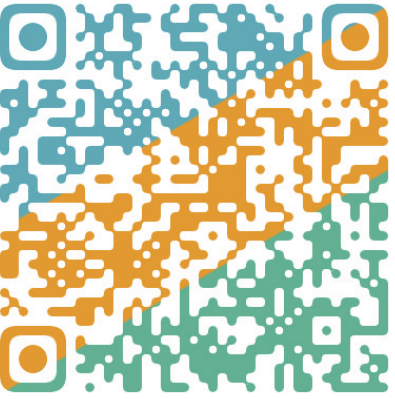
加速老去的感觉。生活像一台急速行驶的汽车,思想和肉体好比车的四个轮子,它们必须是同步的,只要有一个轮子出现“异常”,就有翻车的危险。历史人物的“归隐”大多是有目的有原因的,无目的的“归隐”必定会令自己迷失在对目的的寻找中。好比修行,人有烦恼,才会生起离心,才会想要修行,最后才有望成“佛”。

在艺术欣赏领域,也有一个“想当然”的故事,至今仍在许多“讲坛”“著作”中被作为“真理”进行传播。

中国花鸟画的题材选择向来自由,画中的物象不受物种、地域、季节、大小比例的限制,可以混搭在一起。学者们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唐代诗人、书画家王维画《雪中芭蕉》,“诗人造境,不问四时”。明代徐渭干脆效法王维,作《梅花蕉叶图轴》,并题诗曰:“芭蕉伴梅花,此是王维画。”

袁中道《游居柿录·卷三》:“中郎云:‘秦中太白山以雪得名,我于雪曲兴教寺望太白,时九月也,雪已漫山矣。山中莲花常带雪,故摩诘雪里写芭蕉,亦是实境。’”“中郎,即中道兄宏道,万历三十七年主试秦中,其所言,乃实见。据其所见,不唯雪里芭蕉,即使画雪中莲花当亦不必见怪。”“中郎别业是王维在辋川山谷营建的一处园林,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南10余公里处。王维所画,当是在辋川别业中所见。”

今年春节前南京有大雪。正月初一在南京,见我家小楼凹凸处所植一芭蕉,靠近植株中部的叶片仍翠色可掬,小池中的浮萍草挨挨挤挤如一张碧毯,数日前由它们也参与构成的雪中之景不难想象。昔年游学京都,听一画家讲:画树要大胆有奇想,不必顾虑是否合于事实,去过原始森林的人都知道,那里什么样奇形怪状的树没有啊?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